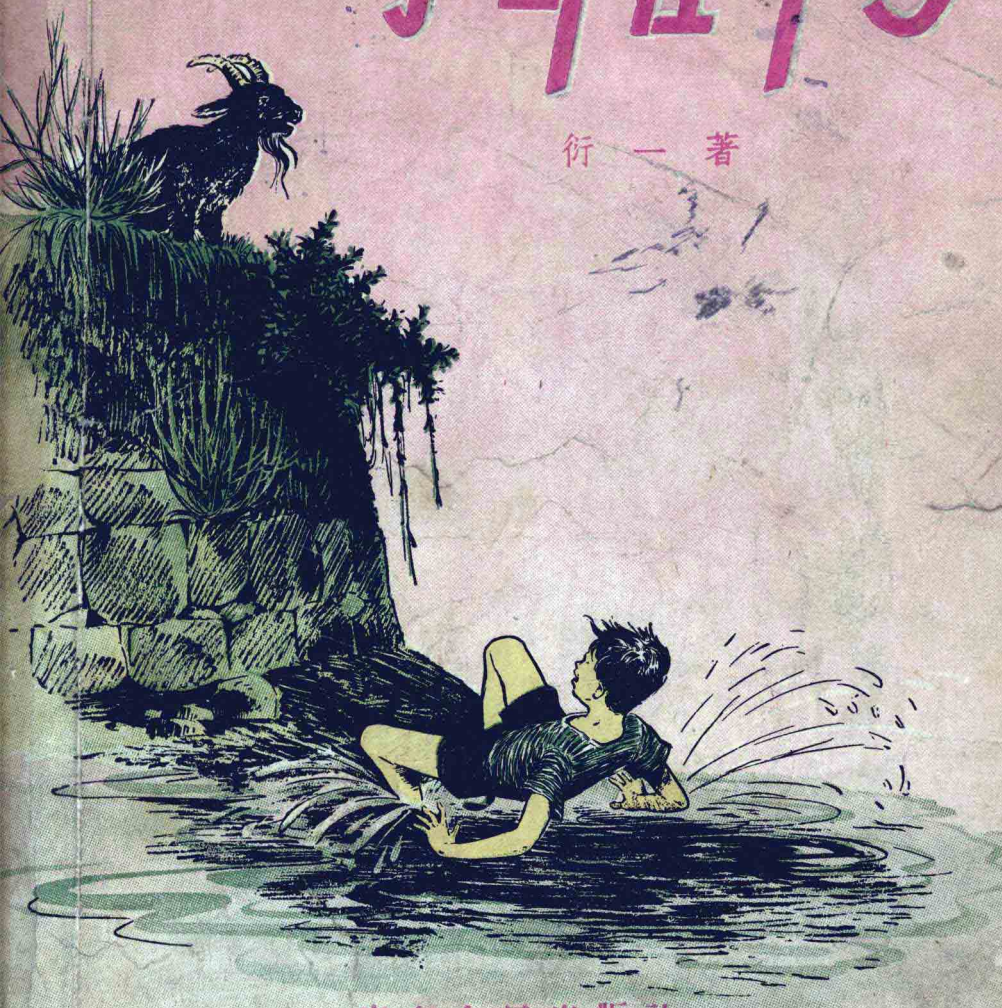


小奇怪下乡

衍 一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鄉下怪奇小

著 衍 一

圖 插 泉 本 區

廣東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一個城市兒童到鄉村過暑假的故事。由於他和鄉村兒童建立了友誼，使他認識到廣大生活的畫面；在農民們克苦勤勞的影響和水利技術人員的啓發下，他參加了那里的生產活動，並建立了自己將來的志願；為了準備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和朋友們嘗試做了一次有益的遊戲活動，從而對這個村莊的水利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當他假期滿回家時，他為自己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進步而滿懷高興。



小 奇 怪 下 鄉

衍 一 著
區本泉插圖

*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版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廣州印刷廠印刷

*

書號：951·787×1092 1/28·4 1/2印張·64,000字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120

統一書號：TR10111·148

定 價：(3) 三 角

目 錄

第一章	媽媽拿定主意啦.....	1
第二章	“再見，我下鄉去了！”.....	5
第三章	船上的一些事情.....	14
第四章	老話說：“入鄉問俗”.....	23
第五章	鄉村第一夜.....	33
第六章	扔不掉的外号.....	42
第七章	参加到里头去！.....	52
第八章	闖了一樁禍.....	64
第九章	風雨里的經歷.....	71
第十章	電話里的好消息.....	78
第十一章	生病和吃藥.....	86
第十二章	真是走运似的巧.....	95
第十三章	叫大家都高兴的事.....	102
第十四章	生活在前進.....	109
第十五章	又一次說“再会”的时候.....	116

第一章 媽媽拿定主意啦

媽媽和姨母說話的時候，我一直還沒有睡着。假如早知道她們要談到我下鄉的事情，那我就不会为了想要擺脫媽媽迫着我溫習的課本，一勁打呵欠，上床一会就假裝睡着了，并且，也不必因为害怕会露出裝睡的馬脚，把臉孔向着牆壁。現在，她們談的話，每一句都好象只能听到一半多一些。我恨不得这时耳朵能够换个位置，不是背着，而是向着腦后長的。

“讓其材跟你到鄉下去住上一个时期，不会叫你太麻煩吧？”

姨母好象還沒有回答，媽媽又接着往下說：

“他自己也跟我說過好几回了……看，这个暑期他爸爸剛好出差去了，我还要照顧两个小的。嗨，男孩子吶，望他在家給照顧弟妹什么的呀，那真是甯想！放假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和一帮孩子就已經鬧得个天翻地复了！”

我听不清姨母在笑还是低声地湊喉嚨。

“这……有什么！我可高兴呢。讓孩子到鄉下走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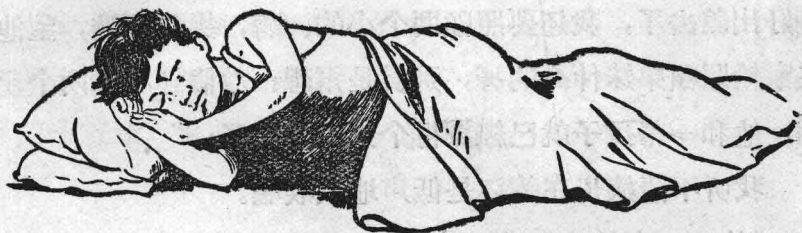
我看比老呆在城
里好得多哩！”

“那好，”这
是媽媽的声音，
“明天我就去 报
戶口办粮票……
是呀，讓他見見
表哥他們。我
看，你的阿衡
比他要定性多
了……”



“阿衡比其材大两歲呀……”

談話又轉到她們談一千回也不厭煩的題目上去了。那就是从她們怎样給我們換尿布一直談到我們長到現在。我懶得听，我心里只想：这回是去定啦！但我并不十分高兴媽媽



剛才說的，讓我下鄉去住一个时期的理由；她总是象往常那样，喜欢在人家面前大声地說我这不行呐，那不行呐，比这个又差多少呐，比那个又差多少呐，頑皮呐，淘气呐……，答应我跟姨母到鄉下去，也象是为了这个打發我似的。其实，这次放假的时候，老师就跟我們說過：“暑期好好的玩吧！”——当然还有別的話，但是，這句話我却記得牢牢的。放假以后，我們还不好好的玩嗎？既然在玩，有时总免不了有一两次意外的。

比如，假期开始的前一天，我和同一条街的“石猴”——这是趙石炎的綽号，“小魚”李裕，还有別的几个，原來也訂了鍛煉身体的計劃：上午六时跑步，八时到十时踢足球，然后是自由活动；下午六时又是踢足球。不过，“石猴”帶头沒有遵守，大伙臨时的意見又多，所以，第二天我們就取消了計劃，改成到时候大伙同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另外，放假前我們就湊了好几次錢想買一个正式的練習足球，但是，湊一回还不到两个鐘头，各人又要回自己的一份去買有辣有不辣的醃菜醃瓜什么的了。这次放假，我們碰上了这么一个好机会，住在我們街那个經常欣賞我們踢足球的大观众，我們都叫他“教授”的，經不起我們的輪流請求，垫出了4元8角6分，買來了一个正式的練習足球。这本來挺好，

但是，又是“石猴”弄坏了事，他不但粗心戳破了橡皮球胎，使大伙吵了架，还連他在內，賴着要把湊还给“教授”的几角錢要回了。我們有两个人找“教授”，还了他六角五分錢，多一句話也不敢說就走了。“教授”算是白墊了四元二角一分，那个正式練習足球也成了廢品！

踢过几場正式的練習足球，那种几角子一个的“娃娃”球，就是踢起來也沒有一點兒勁。这样，我們就不能不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我們街每家院子里正在結实的果樹都成为我們“臨時动議”的对象，那些枝丫上，熟的和半生的果子都給我們一扫而光。有的女主人在嘆气，有的罵我們是小流氓，有的还威脅說，要把我們当小偷送到街派出所去……糟透了，我早就想到我們这样做是不好的，但总是做了才知道錯了。

还有，拿昨天的事情說吧，“小魚”李裕一早上樓來找我。他說我們自己來做放紙鳶的玻璃綫，免得到了放紙鳶的季節一到又是开学了，那时候就沒時間做，買嗎，咳，家里准不肯，甬想！而且，这样我們就可以走在別人前面，來个措手不及，讓那些剛剛放出來的紙鳶“天上飄”。我想，這意見不錯，并且这样的事都在家里做，那就不会再給媽媽說是整天价在街上瞎鬧啦！于是，我們花了半天的時間，在圖書館找了一本工藝的書，抄回來一張煮膠水的方子；我們还

弄來了一些破玻璃。我家廚房成了臨時工場。我們開始輾玻璃末，把它們和牛皮膠、松香混在一起煮。但是，這又出了意外：不單是我私自把媽媽的一轆子新白綫膠成一團分不开的廢料，而且我和李裕的衣服給染髒，鍋子沾滿了褐色的膠汁，廚房也變成了危險地區，到處是那些廢物和玻璃粉末……媽媽幾乎要用她清理廚房的掃帚柄敲我的頭哩……

姨母是媽媽寫信到鄉下請她來我們家做客的。這是第二回了。但是，她比去年那一次還着急，不到十天就老說要回鄉下去了。我曾經幾次問媽媽，要她答應讓我跟姨母一起到鄉下玩兒去，媽媽還不是幾次都不答應么！

好了，現在她拿定主意啦，她自己跟姨母說好啦，這回是去定啦！

不，我現在該想一想，下鄉該帶些什麼？爸爸談到過他往常下鄉工作的时候帶些什麼哩。應該帶……明天……明天我要……下……鄉……了……

第二章 “再見，我下鄉去了！”

一早，我還在床上，李裕他們又來叫我了，他們一二三，一齊喊：

“奇怪，奇怪，來來來，下來，下來！”

“奇怪”是我的外号，他們順着我的名字其材叫成的。我生怕他們嘈嘈嚷嚷不休，从床上跳起來就冲到对着街的小騎楼，揮着拳头吓唬他們說：

“別嚷，噓——，別叫！”

“一、二、三，來，來，奇——”

“別嚷嚷好不好，我就來！”

噯，他們真不必來嘈嚷，他們不來我也会去找他們的。难道象昨晚上我听到的好消息也会憋在肚子里？我会告訴他們，我要到鄉下去啦！

我赶紧到厨房里刷牙、洗臉。我在过道碰見姨母抱着小妹，她对我笑，我向她說：

“姨媽，早！”

她低下头，对着我耳朵小声地說：

“你媽媽讓你跟我回鄉下去玩兒，怎么样？高兴嗎？”

“高兴，姨媽，”我說。但是，我沒有說出我昨晚上就已經听到过她們的談話。

媽媽在厨房里煮粥。我一踏進厨房她就說：

“你还想不想跟姨媽到鄉下去！”

“媽媽，当然想。”

“我看，你不知道要給姨媽添上多少麻煩呢！”她在刷着那只還粘着一些褐色膠汁的鍋子，立刻又說到鍋子的事情上去了，“看你干的好事，這鍋子，我說呀……”

“媽媽，”我擔心她說到鍋子又要改變主意，所以搶着說，“你不是答應了！”

“我答應了？”媽媽停下來說，“我什麼時候答應？誰告訴你的？”

完了，我怎么說好呢？我只好說出來：

“昨晚上你自己跟姨媽說的嘛！”

“啊，你原來裝睡！”她使勁地，有節奏地又擦起鍋子來，終於忍不住笑開了。末了，她說：

“你可別到處亂竄了，等會你看着弟弟妹妹，我要去辦戶口和糧票手續，還得收拾好東西，買好船票，下午吃過晚飯就要上船了。”

“媽媽，媽媽，”我撲過去抱她的脖子，親她，我忘了漱口，白色的牙膏泡泡粘滿了媽媽的兩頰。

“好了，好了！不害臊！”媽媽笑着，抹着臉頰。

我洗完臉，一邊跨出門，一邊告訴媽媽一聲：

“媽媽，我現在出去一會，就只一會，五分鐘……”

“你看，你又要去找你那幫好朋友了，去唱遍全街說你

要下鄉了，你……”

我下樓的時候，媽媽還在厨房里朝着過道大聲說：

“你不快些回來，我才不叫你吃早餐，也甭想我會給你留下！”

出了門，我就一直朝街上我們聚合的地点走去。那是街上唯一一塊空地，那里就成了我們的活動場、會場、操場，簡直可以說是街道小孩的總部。他們果然都在那里，在那棵給我們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紫荊樹下等着我。

“喂，奇怪，好消息！”李裕兴致勃勃的老远就朝着我嚷。

我想：怎的？难道我下鄉的事他們先知道了？

李裕走上來勾住我的脖子，正想說下去，“錫兵”范以明——他講安徒生的錫兵故事得了这样的外号——却搶着說：

“昨晚上我跟媽媽上街碰到小鄺，他買了一對新的溜冰鞋，答应把那副旧的借給我們。”

呵，原來是這個“好消息”！

小鄺是我們學校的溜冰專家，我知道這學期一開始，他就把吃零點的錢都積聚起來，為的是要買一雙他說的“够理想的”溜冰鞋。我記得有一次我要他教我溜冰，他活象一個教練那樣指點着我，可是，我沒有天才，那見鬼的四只輪子的鐵鞋子，一穿上就把我摔了個四腳朝天，然後，啪啦，又

是一个四脚仆地，好味道！

“不，我不喜欢学溜冰，沒有天才！”我說。

“你裝什么蒜？記得我們开始去摘二号院子里的果子的時候，你不是說不喜欢，沒有爬樹的天才嗎？可是，你爬得可好呢！”石猴小趙忽然在那棵紫荊樹下跳起來，拍着他粘着沙子的褲子說。

“这一次反正我是不参加了，”我若无其事地說，“我要到鄉下去度假！”

“什么？”

“啊——，到鄉下度假？”

我这一說却引起了大伙的兴趣，但是，石猴小趙仍然頂撞我，他皺起臉說：

“哈呸，我以为你到北京去呢，原來是到鄉下，我就是从鄉下來的，哼，我可一点兒也不愿意回去！”

我們誰都知道石猴小趙五歲就成了孤兒，从鄉下送到他做針錢活的老姑母家來的。姑母爱他象爱自己的兒子，他自由得象一只小鳥，也是全街有名的“小搗蛋”，他也是十二歲，和我同年，可是比我还高二公分，是一个瘦長的家伙。

“你在鄉下誰也沒有，所以不爱鄉下。”我气冲冲地說。

这时，大伙忽然一声不發，空气突然变得又靜又緊張。

我回头就走，免得我們真的吵起架來。還沒走出空地，我回头瞧了瞧石猴，他咬着發白的嘴唇，向着我大聲說：

“去你的，要不……”

我這一來也氣壞了，象一只灌滿氫氣的气球，呼的趕回家來。

家里只有姨母一個人在收拾東西。

“你媽媽帶着小弟小妹出去了，吃了那碗媽媽給你留下的粥吧！”

桌子上銅網罩子罩着一碗拌了菜的粥，上面已經凝了一層粘糊糊的粥皮。我呼嚕呵羅的吞下了那碗粥，就找媽媽去。我知道她到街派出所去辦戶口和糧票手續去的。

我趕上了，一點不錯，媽媽一手抱着小妹，一手牽着小弟，排在一行人中間等着。

“媽媽！”

我先在門口站下叫了一聲，然後，我尽可能正經和莊重地走到媽媽身邊。

媽媽立刻把小妹交給我抱着。

派出所里穿着白制服藍褲子的民警忙着，有的在翻查着本子，有的在厚厚的本子上登記着什麼……一個年青的女民警，臉孔白白胖胖，梳兩條長辮子，她鼓着腮幫，挺嚴肅地

接过排队的人遞上去的戶口冊，边听，边寫，有时忽然“什么名？”“吓？”的問一两声，然后就把戶口冊遞下來。

輪到媽媽了，等了一会，也問了一两声，媽媽就拿到一張条子，對我說：

“別呆着看了，還有許多事等着要做呢！”

走出派出所以後，我想，為什麼有些人總是喜歡說“送你到派出所去”來吓唬人呢？派出所就是派出所，人們去辦戶口呀各種手續，哪有什麼？至於說，那些民警並不象解放軍叔叔一樣，跟我們容易交上朋友，但是，民警也忙着民警的公事，沒有空兒，那又有什麼？……也許爸爸說的對，那些拿派出所、民警吓唬孩子的人就是舊腦筋，媽媽也有過這樣的舊腦筋，她為了要吓住弟弟不哭，就說“同志來啦！”爸爸為這個還生了氣哩！但是，媽媽有時候還是習慣這種舊腦筋，別的鄰居也照樣地這樣吓唬孩子。

回家的時候，我對媽媽說：

“媽媽，第二回如果你讓我跟誰到北京去，我自己就能把什麼手續都辦得妥妥當當的。”

媽媽却說別的：“你還是收拾收拾你的東西，看着小弟小妹，我還要買船票。”

那天出門之前，我一直為收拾我的行李傷透了腦筋，爸

爸講过的我全想不起來了，而且，爸爸下鄉去是工作，我呢？現在是去度假……噯，想着想着，我又包上一件不能少的東西。我面前擺了兩只滿滿實實的大號的行李袋。

後來，媽媽看了我準備的行李，簡直吓得說不上話來，好一會她才說：

“哎呀，你呀，你簡直想把半個家搬着去了吧！”

最後，又是由她給我重新收拾，簡單得只是一張席子包了小蚊帳，幾件衣服、浴巾、牙刷、口盅，還有就是她迫着我作伴的課本，唉，又是課本！

我們提早吃晚飯。船是下午六點開的，但是，五點鐘還不到我們就出門了。

我提着我的行李包下樓，心里顫了一下，但是，媽媽帶着小弟、小妹一齊也來了。我又不感到怎樣了。

一出門口，那里已經排着一隊人。

小魚李裕，錫兵范以明，還有一些小的，石猴小趙也來了，他站在他們後面，沒有作聲，今兒早上發生的事叫我們都覺得不好過。不過，他顯然也是和他們送行來了。

我們大家對看着，好一會沒有話說。

“跟你的朋友們說再見吧，”媽媽在一邊，用柔和的，感動的聲音說，“孩子們，其材很快就會回來的。”

“再見！”我說。

“再見！”他們也說。

石猴小趙翕動着嘴，但是，沒有說出話來。

“石猴再見！”我喊他一聲。

“再見，奇怪！”他臉上亮着光彩，推開別人，第一個站到前面來，大力地揮手，“再見！”

……他們在我們背後又高聲地一二三，一齊喊：

“奇怪，奇怪，

快些回來，快些回來！”

我忽然覺得鼻子一陣酸，眼睛熱了。但是，我瞧見媽媽和姨母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我就忍着咽了一口唾沫，這才多少好過了一些。

